



## 年味是社会晴雨表

文 | 于文岗 图 | 马宏亮

红灯笼点亮街巷，炊烟裹着饭菜香漫过院墙，年味在烟火气中悄然升腾。这般年节氛围，不单是物质的丰足与习俗的传承，更是社会心态的投射、时代发展的缩影。

盛世之年，年味蕴藏着时代生机勃勃的底气。盛唐开元年间，长安作为世界都会，年节气象堪称典范。据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，除夕宫廷与民间皆“燃灯五万盏，簇成锦树，夜如白昼”，百姓着新衣、备珍馐，庆贺往来者络绎不绝。杜甫《杜位宅守岁》中“守岁阿戎家，椒盘已颂花”的诗句，勾勒出亲友团聚的温馨，字里行间皆是仓廩丰实、民生安定的从容。宋代商品经济繁盛，年味更添市井活力，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述汴京年节：“正月一日年节，开封府放关扑三日，士庶自早相互庆贺，坊巷以食物、动使、果实、柴炭之类，歌叫关扑。”从宫廷盛宴到市井喧腾，浓郁年味的背后，是经济繁荣、世道安定的坚实支撑。

乱世之际，年味褪去繁华，显露出生存的底色与人心的惶惑。明末清初战火频仍、民不聊生，年节仪式常被生计压力冲淡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追忆旧时绍兴年俗：“越中岁时记，除夕，家设羹饭，以迎紫姑，置灯照之，以下来岁蚕桑。”入清后，他又在《快园道古》中写下“岁除无米，贷米于邻，夜围寒灯，仅能举火”的凄凉。抗战时期的北平，原本“家家户户贴春联、挂福字，街头叫卖糖瓜、关东糖”的盛景，因战乱沦为“街面萧条，年货稀缺，连祭祖的香烛都难寻”，成为民众生活困顿、信念动摇的真实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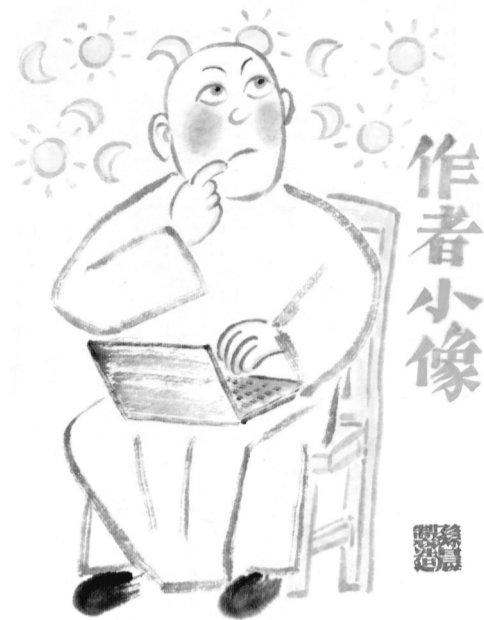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物资匮乏，年俗中却洋溢着建设新生活的热情。那时的年，是手工缝制的新衣，是邻里分享的年糕，是街头放映的露天电影，简单之中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向往。改革开放后，经济发展为年俗注入新活力。从家庭年夜饭到酒店宴席，从春运返乡潮到旅游过年，从贴春联、

放鞭炮到视频拜年、非遗体验，年俗的演变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观念的开放。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写道：“过年要办年货，熏腊肉、灌香肠、做米糕，集市上琳琅满目，往来的人脸上都带着笑。”这朴实温暖的画面，正是民生改善、社会进步的生动印证。

如今的年，仪式感或许不如以往浓厚，却因科技赋能而更显便捷与包容。视频通话让亲情跨越山海，非遗展演让传统融入当下——年味的变迁，既体现生产力的进步，也反映人们从追求物质丰裕向注重精神满足的转变。

年味浓淡，从来与时代共生。它蕴于盛世气象，显于乱世艰辛，随着社会发展的浪潮起伏。人们愿意为过年付出心思与心力，本质上源于对生活的信心、对未来的期待。这张由人间烟火织就的“时代晴雨表”，始终映照着社会的生机与活力，也持续刻录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寻。

包个



作者小像 孙晨

披星戴月搞创作，苦思冥想找快乐。为了演员多精彩，作者熬成史莱克。



吹个牛



▲又捉了个妖 刘晓东



▲独宠 杨树山

英方漫画



▲迎新 吴志攀